語君矣君不知耳古白水之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寧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因以爲相齊國大治

孟姬華氏長女齊孝公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國求之禮不備終不往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文母姑姊妹醮而送之納于宮三月廟見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郊郊孟姬從車奔姬車孝公使驷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衛門曰障蔽而謂傅母應使者曰立車無輪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矣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使取安車此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絶傅母曰使者至輜車具姬蘇然後乘而歸

貞姜齊侯女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於亭臺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迎夫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國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趍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

則水大至臺壞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吾聞不爲生虧約持節以成其貞乃誠士貞姜

衛宣夫人齊侯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畢君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庵請顧同庵終不聽衛君使媚於齊兄弟皆欲與居使人告女女終不聽

仲子以爲太子仲與其婦戎子皆娶於齊齊姬生子光戎子請以子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無故而廢之君必悔之公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薨牙立光而殺高厚

季敬姜魯女號戴己僖大夫公父穆伯妻文伯母穆伯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歸敬姜哭之見其友上堂從後增降而都行哀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者黃髮倪齒也文伯引

村擾捲而襯債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杞殖妻莒杞殖死莒共公襲莒杞殖死莒共公使人弔之妻曰殖有罪君何辱